

濟南  
警備區

第二戰區

第九戰區

# 盤踞

刘强 解永敏 著

再现 115 师  
东进山东  
铁血抗战史

山東文藝出版社

# 盘踞

刘强 解永敏 著

／ 再现 115 师  
东进山东  
铁血抗战史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盘踞 / 刘强, 解永敏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329-5063-8

I. ①盘… II. ①刘… ②解…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4631 号

## 盘 踞

刘强 解永敏 著

---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http://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http://www.sdwyppress.com)

---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mailto:sdwy@sdpress.com.cn)

---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288 千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063-8

定 价 39.50 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 第一章 “豹子”是条狗

1. 毁 约 \_\_\_\_\_ 2
2. 有故事的狗 \_\_\_\_\_ 10
3. 威 风 \_\_\_\_\_ 18

## 第二章 陆房突围

4. 肥猪山 \_\_\_\_\_ 24
5. 端了个炮阵地 \_\_\_\_\_ 29
6. 羽毛一样地飘 \_\_\_\_\_ 37
7. 不能硬碰硬 \_\_\_\_\_ 46
8. 好 兵 \_\_\_\_\_ 49
9. 渡边诊所 \_\_\_\_\_ 53
10. 好你个赵昆仑 \_\_\_\_\_ 58
11. 朱翠兰 \_\_\_\_\_ 67

## 第三章 白棋子，黑棋子

12. 菊花刀 \_\_\_\_\_ 74

13. 美 味 \_\_\_\_\_ 78
14. 古八林 \_\_\_\_\_ 83
15. 不能怪俺不讲仁义 \_\_\_\_\_ 86
16. 我们不来，这地盘就是人家的 \_\_\_\_\_ 88
17. 赵昆仑笑着指了指“豹子” \_\_\_\_\_ 94

#### 第四章 湖西扩军

18. 他们变成了神 \_\_\_\_\_ 102
19. 两碗水 \_\_\_\_\_ 107
20. 特务营 \_\_\_\_\_ 110
21. 燎原之火 \_\_\_\_\_ 115

#### 第五章 打仗要打出花样来

22. 三次亲嘴 \_\_\_\_\_ 122
23. 救了马树花 \_\_\_\_\_ 130
24. 误 会 \_\_\_\_\_ 134
25. 马四贵当团长 \_\_\_\_\_ 137
26. 太河惨案 \_\_\_\_\_ 143
27. 两本书 \_\_\_\_\_ 149
28. 快乐之战 \_\_\_\_\_ 153
29. 男儿当报仇 \_\_\_\_\_ 157
30. 女人缘 \_\_\_\_\_ 160

#### 第六章 桥头诱敌

31. 八路军又不是你家开的，俺咋不能来 \_\_\_\_\_ 168
32. 长田敏江被歼 \_\_\_\_\_ 174

|              |     |
|--------------|-----|
| 33. “豹子”高高跃起 | 180 |
|--------------|-----|

## 第七章 山高水长

|             |     |
|-------------|-----|
| 34. 营长古八林   | 188 |
| 35. 伏击日军船队  | 192 |
| 36. 这个女人真俊俏 | 195 |
| 37. 软骨头     | 198 |
| 38. “打智慧”   | 204 |

## 第八章 弄掉李长瑞

|           |     |
|-----------|-----|
| 39. 读《论语》 | 210 |
| 40. 老朋友   | 215 |
| 41. 报 应   | 219 |
| 42. 任 务   | 222 |

## 第九章 白彦之战

|          |     |
|----------|-----|
| 43. 作战方案 | 230 |
| 44. 战白彦  | 235 |
| 45. 群众工作 | 240 |
| 46. 再战白彦 | 246 |
| 47. 老方子  | 249 |

## 第十章 “蓝箭所”的覆灭

|         |     |
|---------|-----|
| 48. 小想法 | 256 |
| 49. 交 易 | 259 |
| 50. 季黄河 | 262 |

51. 定时炸弹 \_\_\_\_\_ 266  
52. 他是俺男人 \_\_\_\_\_ 273

## 第十一章 又见赵昆仑

53. 死而复生 \_\_\_\_\_ 280  
54. 赵山山 \_\_\_\_\_ 288  
55. 归 队 \_\_\_\_\_ 294  
56. 复活记忆 \_\_\_\_\_ 298  
57. 是人还是鬼? \_\_\_\_\_ 302

## 第十二章 血火大青山

58. 马四贵骂街 \_\_\_\_\_ 308  
59. 你是赵昆仑 \_\_\_\_\_ 316  
60. 分散突围 \_\_\_\_\_ 321  
61. 自杀，也不给队伍添麻烦 \_\_\_\_\_ 325  
62. 竹板打得盖过枪炮声 \_\_\_\_\_ 328  
63. 一打二藏 \_\_\_\_\_ 334

## 尾 声 北上，北上

64. 心 潮 \_\_\_\_\_ 342  
65. 遥望东北 \_\_\_\_\_ 346  
66. 金 子 \_\_\_\_\_ 350

第一章  
“豹子”是条狗

---





## 毀 约

不知道是谁对马四贵说过这样的话：某一个皇帝对女人乳房的依恋，往往从某一个嬷嬷开始。

无数个夜晚，马四贵对这样的情景恋在心中。

马四贵活了二十多年，起码有十几年在想象女人的乳房，而且经常是在梦中。每天早晨醒来，不等睁开眼睛，他便会下意识地回味梦中情景。遗憾的是，梦随天亮而逝。与此同时，他又会想象着两只鼓胀的乳房压在脸上，一股甜丝丝带着青草味的液体流进胃里，顺着奔流的血液浸遍全身。于是，马四贵心满意足地醒来，像干旱的秧苗，每个关节都在抖擞着，充满无尽的生机和力量。

当然，这样的日子是在春天。

马四贵就是在一个春天的傍晚见到未婚妻吕小慧的。

马四贵骑一匹枣红马，从县大队匆忙赶来。

因为走得急，跑得快，枣红马身上已经浸出汗珠子，一闪一闪，像嵌着晶莹珠宝，看上去实在威武。只是，那会儿的马四贵与那匹枣红马根本没法相比，他穿了一身不怎么合体的旧军装，腰里别着一把老式的毛瑟手枪，给人的感觉非但不怎么神气，还有些灰头土脸。

有些灰头土脸的马四贵见到未婚妻吕小慧时的第一句话只有五个

字：“咱们散了吧！”

应该说，这五个字与马四贵的梦境背道而驰。可是，他不能光停留在梦境里，因为再过几天，他就会成为八路军东进部队独立营的副营长。因此，马四贵说“咱们散了吧”的口气有些硬，硬得让吕小慧不知所措。吕小慧知道，自从和马四贵订了婚，自己这是第三次见到他。作为一个农村闺女，尽管出身于大户人家，尽管家里也算有钱有势，可一旦与人订了婚，就得遵守妇道，就得一门心思地想着啥时候被许配过的男人娶过去，一门心思地好好跟着人家过日子。

吕小慧听到马四贵以有些硬的口气说出那五个字时，就很自然地有些蒙了，以至于她以为马四贵在和她闹着玩。于是，吕小慧冲马四贵灿烂地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那笑还真就差一点把马四贵打动了。但只是犹豫了那么一瞬间，马四贵就摆脱了吕小慧诱人的笑，重新调整了情绪，将刚刚说过的五个字又一次扔了过去：“咱们散了吧！”

“咱们散了吧？啥意思？”灿烂地笑过一下，又笑过一下的吕小慧有些不解，她把刚刚送给马四贵的灿烂笑容一下子收起来，轻言细语地问道。

“咱们散了吧，就是今后咱们再也不是订过婚的样子，你可以重新找婆家，俺可以重新娶媳妇，就是……就是咱们不可能成为夫妻了，把原先大人们给咱订下的婚约解除掉，不算数了……”马四贵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把个吕小慧惊得目瞪口呆。

“是……为什么？”吕小慧说。

“因为你家是地主，俺是八路军里的人，咱们……不合适！”马四贵说。

“原来怎么就合适？”吕小慧说。

“原来俺不是没当八路军嘛，原来俺不是仅仅在县大队里当个副队长嘛，现在俺和原来可是不一样了哩，俺既然已经是八路军里的人了，既然

要跟着八路军干一辈子革命了，当然不能再和你这地主家的闺女订婚结婚了！”马四贵说。

“你……是个王八蛋！”

一向温柔可人的吕小慧，那一刻突然爆发了，显现出了一个倔强的乡村姑娘得理不饶人的性格。

“不管你马四贵是什么狗屁的八路军，不管你马四贵立下过什么狗屁的功，既然你和俺订下了婚，就不能再解除！你要是解除了早先订下的婚，俺就再也没法做人了，在乡里乡亲们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当初是哪个王八蛋逼着俺们家和你订婚的？是哪个王八蛋把聘礼亲自送到俺们家的？你……你们马家说话得算数哩，再说……”吕小慧收起了灿烂的笑容，声泪俱下。

“再说什么？”马四贵说。

“再说你都……侵犯过俺的身子了……”这样说的时侯，声泪俱下的吕小慧当然有些不好意思，可她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她说自己已经被你马四贵侵犯过身子了，你马四贵能说不要俺就不要俺了？

吕小慧是读过私塾的乡村姑娘，用词很严谨。因此，她的“侵犯”两个字一出口，一下子击中了马四贵的七寸，弄得马四贵急赤白脸起来，嗫嚅了老半天终于说出一句话：“俺没……没侵犯过你的身子，只是……”

“只是什么？”吕小慧步步紧逼。

“只是拉了拉你的手。”马四贵说。

“放你的狗臭屁！你还……”吕小慧说。

“俺还什么？”马四贵也步步紧逼。

“你还……还亲过俺的嘴哩，忘了？”吕小慧说。

“就一下，那也算？”马四贵说。

“不是一下，是三下，是……”吕小慧说。

“就一下，绝对不是三下。”马四贵说。

“三下，就三下，绝对不是一下……亲过俺的嘴了，俺就是你的人了，你说丢就丢？没门儿！”吕小慧更是声泪俱下，说话也一声比一声硬气，硬气得马四贵有些不好招架了。

马四贵的硬气其实有些虚。

吕小慧只说了他亲嘴的事，对她的乳房的那般依恋，人家没好意思说出口，但他心里有数，虽然嘴硬却也明白自己做了什么。

那是一个初春的傍晚，柳梢泛青，乍暖还寒，天说不上阴，也说不上晴，擦着地皮的小风干冷干冷的。马四贵从县大队跑去见吕小慧，他让表妹喊了三次，吕小慧才从家里出来，并随他漫步到村后紫穗槐林子里。马四贵大胆地看着吕小慧的眼睛。她的眼睛真好看，很大，很清澈，水汪汪的。但刚刚看了不到五秒钟，他就心虚了，慌慌地把目光向下移，可又看到了她更美丽的胸部。他的脸一下子红了，她的脸也红了。羞赧之中，他发现吕小慧身上有一股清灵之气外溢着，而且曼妙的身材透着诱惑。他便有些痴了，紧张地搓搓双手，嗫嚅半天说出一个“冷”字。吕小慧说咋不多穿点。他说急着来看你，就没想起加衣服。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真的冷了，接下来马四贵说话就有些打战。分别时他突然抱住吕小慧，说好冷，让俺暖和一下。吕小慧没有推托，任由马四贵抱着。后来，马四贵的两只手就不老实了，从吕小慧腰部游走到了胸部……

“俺可不管那么多，咱们就是要散了。”

听着吕小慧咆哮如雷般的怒骂，马四贵干干硬硬地咽了一口唾液。

那一刻，马四贵又望见了吕小慧的胸部。平心而论，他是喜欢吕小慧的，因为吕小慧长得漂亮，而且不像其他农村姑娘那般皮肤粗糙，膀大腰圆，吕小慧长得可人，像依人的小鸟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里闪现。只是，现在的马四贵一定要和吕小慧“散了吧”。

望着吕小慧动怒的样子，马四贵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自己都说不清和吕小慧“散了吧”是一时冲动还是果断决策。但那一刻，他开始在心里

骂秃全子，你给老子出的啥馊主意，在这里挨骂不算，说不定今后再找媳妇还不如吕小慧呢。

马四贵“咱们散了吧”的想法来自升主力这事儿。

升了主力，马四贵就成了八路军里的人。在八路军里有仗打，有前途，如秃全子所说，凭他的本事弄个师长旅长的干干也不是没可能。但八路军的师长旅长不会娶个地主家闺女做老婆。因此，升主力前马四贵得和吕小慧“咱们散了吧”。

马四贵没想到的是，看上去温柔贤良的吕小慧一听“咱们散了吧”，竟会破口大骂，弄得他再也不敢正视那张好看的脸，只得转身上马，飞奔而去。

作为河西县大队的副大队长，马四贵挨了未婚媳妇的骂，好几天都觉得窝囊，肚子里有一股子气不知道往哪里撒。脑子一热，没经县大队领导批准，他便私自带人跑到黄河南岸找狗去了。

那天下午，太阳无精打采地挂在天上，将大地、房屋、河流、树木、庄稼照耀得灰头土脸。望着那样的天，马四贵说了一句话：“这太阳咋像刚从‘豹子’腚里拉出来？”

之后，马四贵为那条叫“豹子”的狗，差点和县大队队长刘喜子干起来。

“豹子”是条黑色狼狗。

“豹子”有些奇特，全身毛发乌黑贼亮，一条尾巴却黄得特别。随便一站，就如同一个阳光下的黑丘，闪动起耀眼的光泽。它抬起头，显出的是威风凛凛，摄人胆魄。与其说它是一条狗，还不如说它更像是一条狼。它头大，脖子很细也很长，两只尖尖的耳朵直挺挺向天空支棱着，身后拖着的那条又粗又短的黄色尾巴总是往下垂着，黑色的鼻子微微上翘，如同冲人或冲其他什么动物微笑一般。特别是它那两只闪着警惕亮光的眼珠，就像镶嵌在眼窝里的两个黑色玻璃球，虎视眈眈地扫视着周围驻足围观的

行人，并不时从嗓子眼儿深处发出两声或几声并不友好但也并不让人十分恐惧的低吟。它每次抬头望着马四贵，都会在马四贵或凝重或开朗或满足的表情中轻轻摇晃几下尾巴，然后傲慢地昂着头四处转悠去了。

马四贵已经养了“豹子”四年多，就是这样一条叫“豹子”的狗，让马四贵差点和刘喜子动了枪。

河西县大队共有六十八个人，几天前上级来命令，要将其中三十个人调往黄河东升主力，建立泰西抗日根据地。大家都想升主力，可县大队依然要保留，还要发展壮大。因此，经过多方征求意见，上级命令，大队长刘喜子继续留在县大队，马四贵和其他二十九人去黄河东升主力。马四贵个头不高，长得匀实，但脖子有点长，刚来县大队时别人给他起了外号叫“大野狼子”。在这一带，“大野狼子”，多指脖子长腿短的动物。开始听到有人喊这个外号，马四贵会瞪着眼睛去和人家干架，时间久了觉得自己当一匹狼也不错，谁再喊“大野狼子”，马四贵会很痛快地答应。马四贵告诉大家，小时候在玉皇庙里跟师傅练武艺，师傅天天晚上让他把头吊在房梁上睡觉，吊来吊去脖子就吊长了。

马四贵和其他二十九个人被选中参加主力部队，他激动了好长时间。但不知道为什么，之后却一直没有动静，他打听了几次，都被县委领导用“待命”两个字顶了回来。没办法，他只好继续待在县大队。

但那个下午，马四贵的“豹子”找不着了，这可把他急得不得了。

在马四贵的意识里，“豹子”的命和他的命一样金贵，甚至他都想过，关键时刻宁可把自己的命丢掉，也不能把“豹子”的命丢掉。因此，当那条叫“豹子”的狗失踪之后，马四贵先是在县大队里四处骂娘，以为有人记恨他，可又拿他没办法，只好把他的“豹子”给杀掉吃了肉；还以为有人烦了他，也就烦了那条叫“豹子”的狗，干脆引出去杀掉埋了。后来，三班副班长于老三对他四处骂骂咧咧的样子有些看不下去了，便说河西县大队里虽然有人对他马四贵有意见，至多也就因为他马四贵是个狗

脾气，一句话说不好就和人家瞪眼珠子“抡皮锤”，可再怎么，人是人，狗是狗，谁不知道“豹子”是条很通人性的狗，谁不知道“豹子”曾经救过大队长刘喜子的命，谁不知道“豹子”有一次在县大队与日本木村小队拼刺刀的时候把木村小队长给咬了。那可是条立过战功的狗，即便是对他马四贵再有意见，县大队的干部战士们也舍不得把这样一条通人性的“豹子”给杀掉。

那天下午，找不到“豹子”的马四贵急得上蹿下跳。无奈之下，他没有请示大队长刘喜子，就要把一个班的八个人拉到黄河东面去找狗。三班副班长于老三见马四贵为了一条狗有些不管不顾，便偷偷将他要拉着一个班过黄河去找狗的事报告给了大队长刘喜子。刘喜子是个吃软不吃硬、犟脾气上来八匹马也拉不回的角色，这点和马四贵很相似。他俩小时候都在玉皇庙里跟着师傅学过拳脚，底气十足。

接到于老三的报告，刘喜子骑着一匹白马，带着通信员就将马四贵找了回来。

那时候，马四贵已经在黄河东往回走了，他没能找着狗，因为他的那条叫“豹子”的狗根本就没有丢，在他带着一个班人马跨过黄河去找狗的时候，“豹子”已经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因此，这事把刘喜子气得不轻，但他当时把火压了下去。毕竟他刘喜子是县大队的大队长，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干起来，受影响的当然是整个县大队，所以他的火不压下去也不行。

那天，通知终于来了，马四贵和其他二十九名战士即日就要离开县大队到八路军东进部队报到。为给他们送行，县大队杀了一头猪，蒸了一大锅馍。中午吃饭时，四大盆子热腾腾的猪肉炖粉条端上桌，大伙儿放开量地喝下去三十八斤河西老白干。大队长刘喜子起初一直控制着局面，说大家都是军人，一定要遵守纪律，谁也不准喝多。结果喝到二十六斤的时候，刘喜子的劲头上来了，他端起酒杯对马四贵说：“四贵，祝贺你和弟

兄们升主力，这杯酒咱都要底朝天。”

马四贵是个愣脾气，一听大队长这样说，便将手里的小酒杯啪地丢到一边，提起酒坛子倒了满满一海碗，说：“大队长，俺一口气喝不下这碗酒，是个‘野舅子’！”

马四贵这样一说，吓了刘喜子一大跳。刘喜子知道，马四贵脾气大，酒量却一般，平时喝个半斤四两还能行，像这样一口气喝下一海碗非醉不可。正想制止，马四贵脖子一仰，咕噜噜一海碗酒已灌进了肚子里。

马四贵喝完酒笑着抬起头，很利索地将海碗朝旁边一丢，对刘喜子说：“大队长，知道俺为什么要喝下这海碗酒吗？”

刘喜子望着马四贵不太正常的目光，问：“为什么？”

马四贵嘿嘿一笑，说：“还不是为了……那条狗！大队长，你……就答应吧？”

刘喜子一听马四贵这样说，摆了摆手：“你是军人，应该懂得什么叫纪律！”

县大队刚决定马四贵带着二十九个人去河东升主力时，马四贵就对刘喜子说要带走他的那条狗，说这些年“豹子”和他的生命联系着，不仅救过他马四贵和刘喜子的命，还曾咬过日本鬼子木村小队长，不带走“豹子”他感觉自己的生命没带在身上。刘喜子一听这话有些气，说：“你酸个蛋啊！你的生命不带在你身上，难道会带在狗身上？”

刘喜子的话把马四贵给噎住了，他想发火，可毕竟刘喜子是大队长，他不能太不给面子，只好忍了。刚刚喝下一海碗酒，马四贵眼睛里放着异样的光，带着醉意又提起这件事。他没想到刘喜子会说出这番话，他知道自己是个军人，虽然只是一个县大队里的军人，可也毕竟是军人。他当然懂得什么叫纪律，只是他太喜欢那条狗，那条狗自从来到县大队，就一直围在他身边。当然，也是因为他当初救了那条狗，把那条快要死去的狗拉扯成狼性十足招县大队所有人喜爱的“豹子”，才和“豹子”建立起很深的



感情。也许正是这狗与县大队所有人感情深了，刘喜子才不允许他把狗带走。要去主力部队，当一名真正的军人了，身边再带着一条狗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刘喜子那句话，把马四贵噎得有些上不来气。马四贵的脸憋得通红，如果刘喜子再说什么，他绝不会再管他是不是大队长，和他抡拳头的劲头说不定又要迸出来。刘喜子不愧是大队长，处理问题还有些办法，他冲马四贵笑笑说：“坐下，有什么事咱俩好好说。”

有句话叫人怕敬，不怕横。向来吃软不吃硬的马四贵听刘喜子这样说，又见刘喜子脸上带着笑，霎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拍额头坐在旁边的凳子上。那一刻，马四贵一把揽住蹭到他身边的“豹子”，呜呜咽咽哭起来。望着一个大男人哭，刘喜子笑了。笑过，刘喜子端起一海碗酒说：“为这条狗你马四贵能喝一海碗，老子也能喝一海碗，不就是一条狗嘛，不就是一海碗酒嘛……”话音落下，刘喜子同样一仰脖子，将那一海碗酒灌进了肚子里。大家见他们的样子很滑稽，便一个个鼓掌起哄着，直把个送行场面闹得热火朝天。但在大家的起哄中，刘喜子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把马四贵给惹急了。刘喜子那会儿舌头有些软，说话也前言不搭后语了，但意思很明白：“你马四贵……为了一条狗这样子，咋……为了一个地主闺女……不这个样子哩……”

马四贵听过这话，立马冲刘喜子骂起来：“刘喜子你不是人，你……是个王八蛋！”

· 2 ·

## 有故事的狗

马四贵和刘喜子之所以干了一架，当然和狗有关系。

“豹子”的故事，经常被马四贵讲给大家听。